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史卷六十二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九十二

史部

南史卷六十二

唐 李

延

壽

撰

傳第五十二

賀瑒

子革弟子琛

司馬聚

朱异

顧協

徐搞

子陵儀

陵子儉陵弟孝克

鮑泉

份鮑行卿行卿弟客卿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世以儒術顯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為筮之曰

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祖道力善三禮有盛名仕宋為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父損亦傳家業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瓛為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曰此生將來為儒者宗矣薦之為國子生舉明經後為太學博士梁天監初為太常丞有司舉修賓禮召見說禮義武帝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為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時武帝方創定禮

樂場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卒于館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士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數百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季弟子琛並傳瑒業

革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就文受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卧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通三禮及長徧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為兼太學博士長七尺八寸雍容都雅吐納蘊藉救於

永福省為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後為國子博士於
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
帶江陵令王於州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
衣冠聽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為人吏所懷尋兼平
西長史南郡太守革至孝常恨食祿代耕不及為養在
荊州歷為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
申感思子徽美風儀能談吐深為革愛先革卒革哭之
因邁疾而卒季亦明三禮位中書黃門郎兼著作

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楫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稍從問道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千餘人瑒天監中亡至是復集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世習禮學究其精微古述先儒吐言辯絮坐之聽授終日不疲湘東王幼年臨郡彭城到溉為行事聞琛美名命駕相造會

琛正講學侶滿筵既聞上佐忽來莫不傾動琛說經無
輟曾不降意漑下車欣然就席便申問難往復從容義
理該贍漑嘆曰通儒碩學復見賀生今且還城尋當相
屈琛了不酬答神用頽然漑言之王請補郡功曹史琛
辭以母老終於固執俄遭母憂廬於墓所服闋猶未還
舍生徒復從之琛哀毀積年骨立而已未堪講授諸生
營救稍稍習業普通中太尉臨川王宏臨州召補祭酒
從事琛年已四十餘始應辟命武帝聞其有學術召見

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門業仍補王國侍郎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參軍禮事累遷尚書左丞詔琛撰新諡法便即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
以冠子嫁女琛駁議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記稱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為文非關唯得為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

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旣明小功自娶
卽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
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為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
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
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
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為子冠嫁竊謂
有服不行嘉禮本為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
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為其冠嫁若父於大功之末可

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
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
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
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為子冠嫁伏尋
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
可自冠自嫁是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
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唯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
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

本姊妹降為大功若是大夫服士父又以尊降則成小
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
則有傳重並欲使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
隆昔實碁親雖復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娶若夫
碁降大功大功降為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末嫁
冠故無有異唯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
弱之故天喪情深既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
年幼頓成殺畧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

降服冠嫁不殊唯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又不兼於大功若實大功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冠嫁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加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遷御史中丞參禮儀如先琛性貪嗇多受賕賂家產既豐買主第為宅為有司奏坐免官後為通直散騎常侍領

尚書左丞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
定每進見武帝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
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
如故時武帝年高任職者緣飾奸諂深害時政琛啓陳
事條封奏大畧其一曰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
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國家之於關外賦
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調動致逋積而人失安居寧非牧
守之過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

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為禁制導之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則易於反掌其三事曰斗筭之人詭競求進運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長弊增奸實由於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効黜其殘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

事省則養人費息則財聚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
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人則終年不止矣書奏武帝大
怒召主書於前口受敕責琛曰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
車譴言見聞聽覽每苦倥傯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
問洽聞不宜同於闔茸止取名字言我能上事恨朝廷
不能受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人失
安居牧守之過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能
皆惡卿可分明顯出其人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

道者必以淳素為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樂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既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

物故也書云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許外人呈事於義可否以噎廢滄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何者是宜具以奏聞琛奉敕但謝過而已不敢有所指斥太清二年為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陷城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輿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異勸開城納賊克

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興送莊嚴寺療之明年臺城不
守琛逃歸鄉里其年賊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為金
紫光祿大夫卒琛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注
凡百餘篇子翊位巴山太守

司馬裴字元表河內溫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密
敬王祖讓之員外常侍父變善三禮仕齊位國子博士
裴少傳家業強力專精手不釋卷沛國劉瓛為儒者宗
嘉其學深相賞好與樂安任昉善昉亦推重之梁天監

初詔通儒定五禮有舉製修嘉禮除尚書祠部郎時創
定禮樂製所建議多見施行兼中書通事舍人每吉凶
禮當時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者皆取決焉累
遷御史中丞十六年出為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并
石頭戍軍事製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
問訊不限日遷晉安王長史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
文為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塘人也祖昭之以學解稱於鄉叔

父謙之字處光以義烈知名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
葬於田側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
之雖小便哀感如持喪長不昏娶齊永明中手刃殺幼
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勛表上之齊武帝嘉其義慮相
報復乃遣謙之隨曹武西行將發幼方子懌於津陽門
伺殺謙之兄巽之即异父也又刺殺懌有司以聞武帝
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顗聞而歎曰弟
死於孝兄徇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巽之字處林有

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仕齊官至吳平令异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其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好羣聚誦博頗為鄉黨所患及長乃折節從師梁初開五館异服膺於博士明山賓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徧覽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出都詣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慕書卿一時將

去可謂不廉也尋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
尚書詳議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異適二十
一特敕擢為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
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
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金山萬
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
初搆觸響鏗鏘遇采便發觀其信行非唯十室所稀若
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武帝召見使說孝經周易

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曰卿所舉殊得人仍召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帝自講孝經使异執讀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後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遷太子右衛率普通五年大舉北侵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异曰自王師北討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懼禍其降必非偽也帝仍遣异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异

節度及至法僧遵承朝旨如异策焉遷散騎常侍异容
貌魁梧能舉止雖出自諸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
後异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
敕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詳請斷填委
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
之間諸事便了遷右衛將軍啓求於儀賢堂奉述武帝
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為一
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异與左丞賀琛

述武帝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异於玄圃講易
大同八年改加侍中异博解多藝園基上品而貪財冒
賄欺罔視聽以伺候人主意不肯進賢黜惡四方餉饋
曾無推拒故遠近莫不忿疾起宅東陂窮乎美麗晚朝
來下酣飲其中每迫曛黃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
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籥旣而聲勢所驅薰灼内外
產與羊侃相埒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子鵠魚鮓不
輟於口雖朝謁從車中必齎飴餌而輕傲朝賢不避貴

戚人或誨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
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自徐勉周
捨卒後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异敬容質慤無文以綱
維為己任异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見倖
异在內省十餘年未嘗被譴司農卿傅岐嘗謂异曰今
聖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頃者外聞殊有異論异
曰政言我不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吾豈可以其所
聞干忤天聽太清二年為中領軍舍人如故初武帝夢

中原盡平舉朝稱慶甚悅以語异曰吾生平少夢夢必
有實异曰此宇內方一之微及侯景降敕召羣臣廷議
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為不可許武帝欲納之未決嘗夙
興至武德閣口獨言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缺承平
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至紛紜悔無所及异探帝
微旨答曰聖明御寓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為
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大半遠歸聖朝若不
容受恐絕後來之望帝深納异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

貞陽侯敗沒帝憂曰今乃作晉家事乎尋而貞陽自魏遣使述魏相高澄欲申和睦敕有司定議异又議以和為允帝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時侯景鎮壽春疑懼累啓請絕和及致書與异餉金二百兩又致書於制局監周石珍令具申聞异納其金而不停北使景遂反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並累有啓聞异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曰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並不為

聞奏及賊至板橋使前壽州司馬徐思玉先至求見於上上召問之思玉紿稱反賊請間陳事上將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偽難測安可使其獨在殿上時异侍坐乃曰徐思玉豈是刺客邪何言之僻善寶曰思玉已將臨賀入北詎可輕信言未卒思玉果出賊啓异大慙賊遂以討异及陸驗為名及景至城下又射啓言朱异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為讒臣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誅异等臣斂轡北歸帝問簡文曰有是乎

對曰然帝召有司將誅之簡文曰賊特以异等為名耳
今日殺异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若祇氛既息誅之
未晚帝乃止异之方倖在朝莫不側目雖皇太子亦不
能平至是城内咸尤异簡文為四言愍亂詩曰愍彼阪
田嗟斯氛霧謀之不臧褰我王度又製圍城賦末章云
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
之金扉陳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
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為誰並以指

异又帝登南樓望賊顧謂异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异流汗不能對慙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贈尚書右僕射舊尚書官不以為贈及异卒武帝悼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啓曰异生平所懷願得執法帝因其宿志特有此贈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异及諸子自朝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

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子肅位國子博士次閏司徒掾並遇亂卒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也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右光祿大夫張永嘗攜內外孫姪游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政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稱

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內弟率尤推重焉初為揚州
議曹從事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
來未有斯作為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
記仍侍西豐侯正德讀正德為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
新安令未至縣遭母憂刺史始興王厚資遣之送喪還
於峽江遇風同旅皆漂溺唯協一舫觸石得泊焉咸謂
精誠所致張率嘗薦之於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
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為

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卿便稱敕
喚出於是以前以協為兼太學博士累遷湘東王參軍兼記
室普通中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之即召拜通直散騎
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大通三年霆擊大航華表然盡
建康縣馳啓協以為非吉祥未即呈聞後帝知之曰霆
之所擊一本罰惡龍二彰朕之有過協掩惡揚善非曰
忠公由是見免後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舍人並
如故自為近臣便繁幾密每有述製敕前示協時輩榮

之卒官無衾以斂為士子所嗟歎武帝悼惜之為舉哀
贈散騎常侍謚曰溫子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
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
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
敢以遺之及為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
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
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
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娉舅息女未成昏而

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屑嗣協博極羣書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徐摛字士秀東海郟人也一字士績祖憑道宗海陵太守父超之梁天監初位員外散騎常侍摛幼好學及長徧覽經史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謂周捨曰為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

令與晉安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為侍讀大通初王總戎北侵以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摛出王入為皇太子轉家令兼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帝聞之怒召摛加誚責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乃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記末論釋教摛商較從橫應答如響帝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

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
我須早為之所遂承間白帝曰擣年老又愛泉石意在
一郡自養帝謂擣欲之乃召擣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
等並經為之卿為我臨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為新安
太守為政清靜教人禮義勸課農桑晷月風俗便改秩
滿為中庶子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即簡文妃姪女晉
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引春秋義云
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戊寅即

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貫簡文問摛摛
議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
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嫺令所以
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
姑本有戚屬不相瞻者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覲見
之儀謂應可畧簡文從其議除太子左衛率及侯景攻
陷臺城時簡文居永福省賊衆奔入侍衛走散莫有存
者摛獨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

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摛簡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簡文被閉摛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贈侍中太子詹事諡貞子長子陵最知名

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就謂之顏回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義及長博涉史籍從橫有口辯父摛為晉安王諮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王立

為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郎出
為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在
縣贓污因坐免久之為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宮
撰長春殿義記使陵為序又令於少傅府述今所製莊
子義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
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譙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
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
卿復知寒暑收大慙齊文襄為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

及侯景入寇陵父攜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
食布衣若居哀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復
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乃致書於僕射楊
遵彥不報及魏平江陵齊送貞陽侯明為梁嗣乃遣陵
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明往復致書皆陵辭也
及明入僧辯得陵大喜以為尚書吏部郎兼掌詔詰其
年陳武帝誅僧辯仍進討韋載而任約徐嗣徽承虛襲
石頭陵感僧辯舊恩往赴約約平武帝釋陵不問以為

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使齊還除給事黃門侍郎祕書

監陳受禪加散騎常侍天嘉四年為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空以帝弟之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風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陵乃奏彈之文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文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郎引王下殿自是朝廷肅然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

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馳競不已者
乃為書宣示之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尚無
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
階代於錢絹義在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
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
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
踰本分猶言大屈未諭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昇亦為
卿相此不踰其本分耶比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

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梈宋文帝亦云
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
不由選也旣忝衡流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時
論比之毛玠及宣帝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廢
帝即位封建昌縣侯太建中為尚書左僕射抗表推周
弘正王勣等帝召入內殿曰卿何為固辭而舉人乎陵
曰弘正舊藩長史王勣太平中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
戚若選賢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乃奉詔及朝議北侵

宣帝命舉元帥衆議在淳于量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無過者於是爭論數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剋淮南數十州地宣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七年領國子祭酒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中給扶十二年為中書監領太子詹事以年老累表求致事宣帝亦優禮之詔將作為造大齋令陵就第攝

事後主即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詔贈特進初後主為文示陵云他日所作陵嗤之曰都不成辭句後主銜之至是謚曰章偽侯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俸祿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戶戶送米至水次親戚有貧匱者皆召令取焉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寮怪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給如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有釋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

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坐莫能與抗目有青精時人以為聰慧之相也自陳創業文檄軍書及受禪詔策皆陵所製為一代文宗亦不以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接引無倦文宣之時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傳于周齊家有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陵有四子儉份儀傳

儉一名報幼而修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直重其為

人妻之以女梁元帝召為尚書金部郎中常侍宴賦詩
元帝歎賞之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魏平江陵還建鄴
累遷中書侍郎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宣帝
令儉持節喻旨紇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
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紇默然不
荅懼儉沮衆不許入城置儉於孤園寺紇嘗出見儉儉
謂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
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於是遣儉從問道

馳還宣帝乃命章昭達討紇以儉監昭達軍紇平為兼
中書通事舍人後主立累遷尋陽內史為政嚴明盜賊
靜息遷散騎常侍襲封建昌侯入為御史中丞儉公平
無所阿附尚書令江總望重一時為儉所劾後主深委
任焉禎明二年卒

份少有父風九歲為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幼屬文
亦不加此為海鹽令有政績入為太子洗馬性孝弟陵
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

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先陵卒

儀少聰警仕陳位尚書殿中郎陳亡隱于錢塘之赭山
隋煬帝召為學士尋除著作佐郎大業四年卒

陵弟孝克有口辯能談玄理性至孝遭父憂殆不勝喪
事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孝克養母
餽粥不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將軍盾女也甚有容色
孝克乃謂曰今饑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當世人
望彼此俱濟於卿如何臧氏弗許之時有孔景行者為

侯景將多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遺母孝克又剃髮為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氏伺孝克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為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孝克嘿然無答於是歸俗更為夫妻後東遊居錢塘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尋去職太建四

年徵為祕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
法華經宣帝甚嘉其操行後為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
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
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
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歎
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
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
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禎明元年入為都官尚

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
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省
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際無故有聲
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閣自然開
閉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
經兩載祆變皆息時人咸以為真正所致孝克性清素
好施惠故不免饑寒後主敕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
用設齋寫經隨盡二年為散騎常侍侍東宮陳亡隨例

入長安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為粥不能常辦母
亡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
不復食焉開皇十二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召
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後侍東
宮講禮傳十九年以疾卒年七十三臨終正坐念佛室
內有非常香氣鄰里皆驚異之子萬載位太子洗馬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幾字景玄家貧以母老詣吏
部尚書王亮干祿亮一見嗟賞舉為春陵令後為明山

賓所薦為太常丞以外兄傅昭為太常依制總服不得
相臨改為尚書郎終於湘東王諮議參軍泉美鬚髯善
舉止身長八尺性甚警悟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
帝為國常侍早見擢任謂曰我文之外無出卿者後為
通直侍郎常乘高轎車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精道
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答曰鮑
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逼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
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為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

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為笑謔及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方等之敗元帝大怒泉與王僧辯討之僧辯曰計將安出泉曰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君言文士常談耳江東少有武幹非精兵一萬不可以往竟陵甲卒不久當至猶可重申欲與卿入言之泉許諾及僧辯如向言泉嘿然不繼元帝大怒於是械繫僧辯時人比泉為酈寄泉既專征長沙久而不剋元帝乃數泉二十罪為書責之曰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

徒勞繞喙乃從獄中起王僧辯代泉為都督使舍人羅重歡領齋仗三百人與僧辯往及至長沙遣通泉曰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畧賊不足平矣乃拂席坐而待之僧辯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鑠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命重歡出令示泉鑠之牀下泉顏色自若了無懼容曰稽緩王師罪乃甘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憤憤耳僧辯色甚不平泉乃啓陳淹遲之罪元帝尋復其任令與

僧辯等東逼邵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世子方諸為刺史，泉為長史，行州府事。方諸見泉和弱，每有詔陳未嘗用，使泉伏牀騎背為馬書其衣，作其姓名。由是州府盡相欺。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捕酒自樂。云賊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衆，始命闔門城陷。賊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剋，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沉其屍於黃鵠磯。初，泉夢著朱衣行水上，及死，舉身帶血而沉于江，如其夢。

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三十卷行於世時又有鮑行卿以博學大才稱位後軍臨川王錄事兼中書舍人遷步兵校尉上玉璧銘武帝發詔褒賞好韻語及拜步兵面謝帝曰作舍人不免貧得五校實大校例皆如此有集二十卷撰皇室儀十三卷乘輿龍飛記二卷

弟客卿位南康太守客卿三子檢正至並才藝知名俱為湘東王五佐正好交遊無日不適人人為之語曰無處不逢烏噪無處不逢鮑佐正不為湘東王所知獻書

告退王恨之及建鄴城陷正為尚書外兵郎病不能起
景雖於死屍焚之王聞之曰忠非紀信利非象齒焚如
棄如於是乎得君子以此知湘東王不仁檢為湘東鎮
西府中記室使蜀不屈於武陵王見害

論曰夏侯勝云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
芥耳於賀瑒賀琛朱异司馬聚其得之矣而异遂邀寵
倖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時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實
异之由禍難既彰不明其罪亦既身死寵贈猶殊罰既

弗加賞亦斯濫夫太清之亂固其宜矣顧協清介足以
追蹤古人徐摛貞正仁者信乎有勇孝穆聰明特達締
構興王獻替謀猷亮直斯在泉本文房之士每處荷戈
之任非材之責勝任不亦難乎

南史卷六十二

南史卷六十二考證

朱异傳起宅東坡窮乎美麗晚朝來下酣飲其中○朝
一本作日

子鵝魚鮓不輟於口○鮓一本作鮓字書鮓音蘇與甦
同若鮓恐非佳品疑有訛字

愍彼阪田○阪南本作陂

徐摛傳簡文被閉摛不獲朝謁○梁書閉字上有幽字
徐陵傳既忝衡流諸賢深明鄙意○忝監本誤余今改

正又陳書云既忝衡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較明白

弘正舊藩長史王勣太平中相府長史○陳書無中字
徐儉傳儉一名報○報陳書作衆

汝南周弘直重其為人○直陳書作正

徐陵弟孝克傳欲嫁卿與當世人望彼此俱濟○當世
陳書作富應改从之

鮑泉傳父幾○幾梁書作機

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三十卷行於世○三梁書作四

南史卷六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九十三

史部

南史卷六十三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三

王神念

子僧辯

羊侃

子球

鵬

羊鴉仁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位潁川太守與子僧辯據郡歸梁封南城縣侯歷安成武陽宣城內史皆著政績後為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

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祿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撤風俗遂改後徵為右衛將軍卒於官謚曰莊及元帝初追贈侍中中書令改謚忠公神念少善騎射及老不衰嘗於武帝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馭馬往來冠絕羣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亦一時妙捷帝深賞之華本名白花武都仇池人父大眼為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瓌偉魏胡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大眼

死擁部曲載父屍改名華來降胡太后追思不已為作
楊白花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蹄歌之聲甚悽斷華
後位太子左衛率卒於侯景軍中神念長子遵業位太
僕卿次子僧辯

僧辯字君才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辯捷器宇
肅然雖射不穿札而有陵雲之氣元帝後為江州刺史
僧辯隨府為中兵參軍時有安成望族劉敬躬者田間
得白蛆化為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為神而

禱之所請多驗無賴者多依之平生有德有怨者必報
遂謀作亂遠近響應元帝命中直兵參軍曹子郢討之
使僧辯襲安成子郢既破其軍敬躬走安成僧辯禽之
又討平安州反蠻由是以勇畧稱元帝除荊州僧辯為
貞毅府諮議參軍代柳仲禮為竟陵太守及侯景反元
帝命僧辯總督舟師一萬赴援及至臺城陷沒侯景悉
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遣歸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
元帝元帝承制以為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元帝令僧

辯及鮑泉討之時僧辯以竟陵間部下皆勁勇猶未盡
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與泉俱入使泉先言之泉入不
敢言元帝問僧辯僧辯以情對元帝性忌以為遷延不
去大怒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邪今唯死耳僧辯
對曰今日就戮甘心但恨不見老母帝自斫之中其髀
流血至地悶絕久之方蘇即送廷尉并收其子姪並繫
之其母脫簪珥待罪帝意解賜以良藥故不死會岳陽
軍襲江陵人情搔擾元帝遣就獄出僧辯以為城內都

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剋長沙帝命僧辯代
之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
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為大都督軍次巴陵
景既陷郢城將進寇荊州於是緣江屯戍望風請服僧
辯並沉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
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
軍何不早降僧辯使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
礮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景軍肉薄苦攻城內

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剋又為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墮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為陸法和所禽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元帝以僧辯為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命即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即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曜入城前鸚鵡洲

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宋子仙等因蹙求輸鄆城身還就景僧辯偽許之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之禽子仙丁和等送江陵元帝命生釘和舌嚙殺之鄆州既平僧辯進師尋陽軍人多夢周何二廟神云吾已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並乘朱航俄而反曰已殺景同夢者數十百焉元帝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僧辯頻表勸進並蒙優答於是發江州直指建鄴乃先命南兖州刺史侯瑱

襲南陵鵲頭等戍並剋之先是陳武帝率衆五萬出自
南江前軍五千行至盆口陳武名蓋僧辯僧辯憚之既
至盆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為盟於是升壇歃血共讀
盟文辭氣慷慨皆淚下霑衿及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
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
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
泛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
雙龍挾艦行甚迅疾景自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

破之盧暉畧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
景走朱方僧辯命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失火燒太
極殿及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
鹵掠驅逼居人都下百姓父子兄弟相哭自石頭至于
東城被執縛者男女裸露袒衣不免緣淮號叫翻思景
焉僧辯命侯瑱裴之橫東追景僞行臺趙伯超自吳松
江降侯瑱瑱送至僧辯僧辯謂曰卿荷國重恩遂復同
逆今日之事將欲如何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

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豈識王僧辯乎社稷既
傾為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歎功德
僧辯懼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威德羣帥用命老夫雖
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寇悉平元帝即位授鎮
衛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侍中尚書
令如故先是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為讖云太歲龍將無
理蕭經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
代興及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而李洪

雅又自零陵稱助討納既而朝廷未達其心詔徵僧辯
就宜豐侯循南征為都督東上諸軍事以陳武帝為都
督西下諸軍事先是陳武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
元帝分為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尋而洪雅降納納以
為應符於是共議拜洪雅為大將軍尊事為主洪雅乘
平肩大輿繖蓋鼓吹羽儀悉備翼從入長沙城時納等
據車輪夾岸為城士卒皆百戰之餘器甲精嚴徒黨勇
銳蒙衝鬪艦亘水陵山時天日清明初無雲霧軍發之

際忽然風雨時人謂為泣軍百姓竊言知其敗也三月
庚寅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遙映江
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咸聚而悲竊相謂曰地龍已
去國其亡乎初納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邵陵王河
東王桂陽嗣王三人並為元帝所害故立其像於艦祭
以太牢加其節蓋羽儀鼓吹每戰輒祭之以求福又造
二艦一曰青龍艦一曰白虎艦皆衣以牛皮並高十五
丈選其中尤勇健者乘之僧辯憚之稍作連城以逼焉

賊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親執旗鼓以誡進止羣賊大敗歸保長沙僧辯乃命築壘圍之而自出臨視賊知不設備其黨吳藏李賢明等蒙楯直進僧辯尚據胡牀不為之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初陸納作逆以王琳為辭云若放琳則自服時衆軍未之許而武陵王紀擁衆上流內外駭懼元帝乃遣琳和解之湘州乃平因被詔會衆軍西討尋而武陵敗績是時齊遣郭元建謀襲建鄴又遣其大將東方老等繼之陳

武帝聞之馳報江陵元年即詔僧辯急下赴援僧辯次姑孰即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築壘於東關以拒北軍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會瑱而大敗之僧辯振旅歸建鄴承聖三年二月詔以僧辯為太尉車騎大將軍頃之丁母憂母姓魏氏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獄母流淚徒行將入謝罪元帝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母詣閤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矜之及僧辯罪免母深相責厲辭色

俱嚴雖剋復舊都功蓋宇宙母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
物朝野稱之謂為明哲婦人及亡甚見愍悼且以僧辯
勲重故喪禮加焉命侍中謁者監護喪事謚曰貞敬太
夫人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其年十月
魏遣兵及梁王詧合衆將襲江陵元帝徵僧辯於建鄴
為大都督荊州刺史未至而荊州已滅及敬帝初即梁
王位僧辯預援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
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武帝參謀討伐時齊文宣又

納貞陽侯明以為梁嗣與僧辯書并貞陽亦頻與僧辯
書論還國繼統之事僧辯不納及貞陽與齊上黨王高
渙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軍敗僧辯遂謀納貞陽仍
書定君臣之禮因遣第七子顯顯所生劉并弟子珍往
充質遣左戶尚書周弘正至歷陽迎明又遣吏部尚書
王通送啓因求以敬帝為皇太子明報書許之僧辯遣
使送質于鄴貞陽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為變止受
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

辯擁楫中流不敢就岸末乃同會于江寧浦明踐位授
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如故陳武帝時為
司空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襲之僧辯常處石頭
城是日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白有兵來僧
辯與子願遽走出閣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哀
陳武縱火焚之方共願下就執陳武謂曰我有何辜公
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公北門
何謂無備是夜及子願俱被絞殺初僧辯平建鄴遣陳

武守京口推以赤心結廉藺之分且為第三子顗許娶陳武章后所生女未昏而僧辯母亡雖然情好甚密其長子顗屢諫不聽至是會江淮人報云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辯謂齊軍必出江表因遣記室參軍江旰以事報陳武仍使整舟艦器械陳武宿有圖僧辯志及聞命留旰城中銜枚而進知謀者唯侯安都周文育而已外人但謂江旰徵兵扞北安都舟艦將趣石頭陳武控馬未進安都大懼乃追陳武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

須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期得免斫頭邪陳武曰安都嗔我乃敢進遂剋之時壽春竟無齊軍又非陳武之譎殆天授也顗承聖初位侍中魏剋江陵隨王琳入齊為竟陵郡守齊遣王琳鎮壽春將圖江左及陳平淮南殺琳顗聞之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絕顗弟頊少有志節恒隨梁元帝及荊州覆滅入于魏僧辯既亡弟僧智得就任約約敗走僧智肥不能行又遇害僧智弟僧悊位譙州刺史征蕭勃及聞兄死引軍

還時吳州刺史羊亮隸在僧愔下與僧愔不平密召侯
瑱見禽僧愔以名義責瑱瑱乃委罪於將羊鯤斬之僧
愔復得奔齊與徐嗣徽等挾齊軍攻陳軍敗竄逸荒野
莫知所之仰天嘆曰讐耻不雪未欲自膏野草若精誠
有感當得道路誓不受辱人手拔刀將自刎聞空中催
令急去僧愔異之勉力馳進行一里許顧向處已有陳
人踰越江山僅得歸齊徐嗣徽高平人父雲伯自青部
南歸位終新蔡太守侯景之亂嗣徽歸荊州元帝以為

羅州刺史及弟嗣宗並有武用嗣徽從征巴丘以功為太子右衛率監南荊州徐州之亡任秦州刺史嗣產先在建鄴嗣宗自荊州滅亡中逃得至都從弟嗣先即僧辯之甥復為比丘慧暹藏得脫俱還及僧辯見害兄弟抽刀裂眦志在立功俱逃就兄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與僧辯故舊圖陳武帝帝遣江旰說之嗣徽執旰送鄴乞師焉齊文宣帝授為儀同命將應赴及石頭敗退復請兵於齊與任約王暉席臯同心度江及戰敗嗣

徽墮馬嗣宗援兄見害嗣產為陳武軍所禽辭色不撓而死任約王暉得北歸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父祉北史有傳侃少而瓌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為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常謂曰郎官謂卿為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正光中秦州羌莫折念生據州反仍遣其弟天生攻陷岐州寇雍州侃為偏將隸蕭寶寅往討之射殺

天生其衆即潰以功為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泰山太守進爵鉅平侯初其父祉恒使侃南歸侃至是將舉濟河以成先志其從兄兗州刺史敦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不剋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梁朝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魏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泰山郡公長為兗州刺史侃斬其使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十萬及高歡余朱陽都等相繼而至柵中矢盡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

渣口衆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士卒竟夜悲歌侃
乃謝曰卿等懷土幸適去留各拜辭而去侃以大通三
年至建鄴授徐州刺史併其兄默及三弟忱給元皆拜
刺史侃封高昌縣侯累遷太子左衛率侍中車駕幸樂
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圍
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稍上馬
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折
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稍為折樹稍北人降者唯侃是衣

冠餘緒帝寵之踰於他者謂曰朕少時捉稍形勢似卿
今失其舊體殊覺不奇上又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侃
即席上應詔帝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
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是日詔入直殿省啓尚方仗不
堪用上大怒坐者非一及侯景作逆果弊於仗麤後遷
都官尚書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游造左
衛蘭欽同侍宮宴詞色少交侃於坐折之曰小子汝以
銅鼓買朱异作父韋粲作兄何敢無宜適朱時在席後

華林法會欽拜謝於省中王銓謂欽曰卿能屈膝廉公
彌見盡美然羊公意猶未釋容能更置一拜欽從之官
者張僧脩嘗候侃侃曰我牀非閭人所坐竟不前之時
論美其貞正太清元年為侍中會大舉北侵以侃為寇
軍將軍監作韓山堰事堰立侃勸元帥貞陽侯明乘水
攻彭城不見納既而魏援大至侃頻言乘其遠來可擊
旦日又勸出戰並不從侃乃率所領頓堰上及衆軍敗
侃結陣徐還二年復為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帝

問侃討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都遂寢其策令王質往侃曰今茲敗矣乃令侃率千餘騎頓望國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既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序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

莫見兵甲賊至卒迫公私駭震時宿將已盡後進少年
並出在外城中唯有侃及柳津韋黯津年老且疾黯懦
而無謀軍旅指撫一決於侃膽力俱壯簡文深仗之及
賊逼城衆皆兇懼侃偽稱得外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已
至近路衆皆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沃滅
火射殺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
兩銀萬兩絹萬匹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並私
加賞賚賊為尖頂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

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壘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

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初侃長子驚為景
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
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驚曰久以汝
為死猶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進
退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害景遣儀同傅士
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為閉拒不時進
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
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豈有

人臣而至於此吾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士哲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為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為北人所欽慕如此後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城內築城賊不能進尋以疾卒於城內贈侍中護軍將軍子球嗣侃少雄勇膂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

以相擊悉皆破碎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蓮棹歌兩曲
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
角爪長七寸僂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
掌上僂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
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竒曲一時
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艫艫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
加之錦繡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
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

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
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
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
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
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聊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
慙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第三子鵬字子鵬隨
侃臺內城陷竄於陽平侯景以其妹為小妻呼還待之
甚厚以為庫真都督及景敗鵬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

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晝寢鷗語
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
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
將依之鷗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鷗與王元禮謝答仁
弟葳蕤並景之昵也三人謂景曰我等為王百戰百勝
自謂無敵卒至於此豈非天乎今就王乞頭以取富貴
景欲透水鷗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抉船鷗
以稍入刺殺之景僕射索超世在別船葳蕤以景命召

之斬于京口元帝以鷗為青州刺史封昌國縣侯又領東陽太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除西晉州刺史破郭元建於東關遷東晉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江陵鷗赴援不及從王僧愔征蕭勃於嶺表聞僧辯敗乃還為侯瑱所破遇害年二十八

羊鴉仁字孝穆太山鉅平人也少驍勇仕郡為主簿普通中率兄弟自魏歸梁封廣晉侯征伐青齊間累有功績位至都督北司州刺史及侯景降詔鴉仁督土州刺

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趣縣瓠應接景至仍為都督司豫二州刺史鎮縣瓠會侯景敗於渦陽魏軍漸逼鴉仁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陳謝帝大怒鴉仁鴉仁懼頓軍於淮上及侯景反鴉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年景既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城反為賊敗臺城陷景以為五兵尚書鴉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以答重恩今若以此終沒有餘責因泣下見者傷焉三年

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為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子晷所害臨死以報效不終因而泣下後鴉仁兄子海珍知之掘晷父伯并祖及所生母合五喪各分其半骨共棺焚之半骨雜他骨作五袋盛之銘袋上曰荀晷祖父母某之骨雅仁子亮侯景亂後移至吳州刺史隨王琳以名將子見禮甚隆為人多酒無賴酒醉為閹豎所殺

論曰王神念羊侃羊鴉仁等自北徂南咸受寵任既而

侃及鴉仁晚遇屯剝侃則臨危不撓鴉仁則守義以殞
古人所謂心同鐵石此之謂乎僧辯風格秀舉有文武
奇才而逢茲酷濫幾致隕覆幸全首領卒樹奇功事人
之道於斯為得及時鍾交喪地居元宰內有與主而外
求君遂使尊卑易位親疎貿序既同兒戲且類奕碁延
敵開釁實基於此喪國傾宗為天下笑豈天將啓陳何
斯人而斯謬也哀哉

南史卷六十三

南史卷六十三考證

王僧辯傳既至盆口與僧辯會於白茅洲為盟○陳書
盆作湓洲作灣

自石頭至于東城○監本缺于字今从閣本增入

南史卷六十三考證

謹案卷六十二第七頁後四行見聞聽覽刊本見
訛日據梁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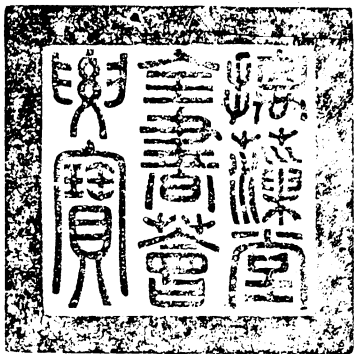
第十六頁前五行晉司空和六世孫也梁書作七
世

卷六十三第十三頁前五行長二丈四尺梁書作
丈四尺

第十五頁前四行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刊本
脫王字據梁書增

第十八頁後一行封昌國縣侯梁書作昌國縣公
第十九頁前四行頓軍於淮上刊本於訛入據梁

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張耀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史卷六十四
五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九十四

史部

南史卷六十四

唐 李

延

壽

撰

傳第五十四

江子一

胡僧祐

徐文盛

陰子春

子鏗

杜崩

兄岸

弟幼安

兄子龕

王琳

張彪

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

也父法成奉朝請子一少慷慨有大志家貧以孝聞苦
侍養多闕因終身蔬食仕梁起家為王國侍郎奉朝請
上書言事為當軸所排乃拜表求入北為刺客武帝異
之又啓求觀書祕閣武帝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
左衛將軍朱異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異不為
物議所歸欲引子一為助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
為遂昌曲阿令皆著美績後為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
書金部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

上封事極言得失武帝甚善之詔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令尚書詳擇施於時政左戶郎沈炯少府丞顧璘嘗奏事不允帝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炯等對對甚激切帝怒呼縛之子四乃據地不受帝怒亦歇乃釋之猶坐免職及侯景攻陷歷陽自橫江將度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走子一乃退還南洲收餘衆步赴建鄴見於文德殿帝怒之具以事對且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復惜

不死關前終死關後耳及城被圍開承明門出戰子一
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並力戰直前
賊坐甲不起子一引稍撞之賊縱突騎衆並縮子一刺
其騎騎倒稍折賊解其肩時年六十二弟曰與兄俱出
何面獨旋乃免胄赴敵子四稍洞胷死子五傷脰還至
塹一慟而絕賊義子一之勇歸之面如生詔贈子一給
事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元
帝又追贈子一侍中謚義子子四黃門侍郎諡毅子子

五中書侍郎謚烈子子一續黃圖及班固九品并辭賦文章數十篇行於世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也少勇決有武幹仕魏位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三年避佖朱氏之難歸梁頻上封事武帝器之拜文德主帥歸使戍項城魏剋項城因入北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歸梁除南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愛緝綴然文辭鄙野多被譏謔而自謂實工矜伐彌甚

晚事梁元帝侯景之亂西沮蠻反元帝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景圍王僧辯於巴陵元帝乃引僧祐於獄拜為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援僧辯將發泣下謂其子玘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也元帝聞而壯之前至赤沙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大敗景將任約軍禽約送江陵侯景聞之遂遁後拜領軍將軍厚自封殖以所加鼓吹恒置齋中對之自娛人曰此是羽儀公

名望隆重不宜若此答曰我性愛之恒須見耳或出游亦以自隨人士笑之承聖二年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魏軍至以僧祐為都督城東諸軍事俄中流矢卒城遂潰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家本魏將父慶之梁天監初自北歸南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衆稍立功績大同末為寧州刺史州在僻遠羣蠻劫竊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夷人感之風俗遂改太清二年聞國

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元帝以為秦州刺史加都督授以東討之畧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元帝又命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等會之並受文盛節度大敗約於貝磯約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又與相持景聞之率大衆西上援約至西陽諸將咸曰景水軍輕進又甚飢疲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建鄴至是景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私通信使都無戰心衆咸憤怨杜幼安宋

逵等乃率所領獨進大破景獲其舟艦以歸會景密遣騎間道襲陷郢州軍中懼遂大潰文盛奔還荊州元帝仍以為城北面大都督又聚斂贓汙甚多元帝大怒下令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私懷怨望帝聞之乃以下獄時任約被禽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處得降文盛無以答遂死獄中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晉義熙末曾祖襲隨宋

武帝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梁武帝隣居少相
善嘗入帝卧内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帝手曰公後必
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帝曰幸
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帝每有求如外府焉及帝踐阼
官至梁秦二州刺史子春仕歷位朐山戍主東莞太守
時青州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
禱糜費毀神影壞屋舍當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
夫打撲不禽得入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人通名詣子春

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憩此境
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甚驚以為前所夢神因
辨牲醑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人相聞辭謝
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事彌勤經月
餘魏欲罷胸山間諜前知子春設伏摧破之詔授南青
州刺史鎮胸山又遷都督梁秦二州刺史子春雖無佗
才行臨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汙腳數年一
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太

清二年徵為左衛將軍遷侍中屬侯景亂元帝令子春
隨王僧辯攻平邵陵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景
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恒冠諸軍會郢州陷沒軍遂
退卒於江陵子鏗

鏗字子堅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被當時所重為梁湘
東王法曹行參軍初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
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
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當為賊禽或救之

獲免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陳天嘉中為始興王中錄
事參軍文帝嘗宴羣臣賦詩徐陵言之帝即日召鏗預
宴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帝甚歎賞之累遷晉
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頃之卒有文集三卷行於世

杜蒯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
子孫因家焉父懷珪少有志節梁天監中累有軍功後
又立功南鄭位梁秦二州刺史大同初魏軍復圍南鄭
懷珪命第三子嶷帥二百人與魏前鋒戰於光道寺溪

矢中其目失馬敵人交稍將至嶷斬其一騎而上馳以歸嶷膂力絕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餘力斑絲纏稍長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為杜彪懷琚卒於州謚曰桓侯嶷位西荊州刺史時讖言獨梁之下有瞎天子元帝以嶷其人也曾嶷改葬父祖帝敕圖墓者惡為之逾年而嶷卒嶷弟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後為新興太守太清三年隨岳陽王來襲荊州元帝

與崩兄岸舊密書邀之崩乃與岸弟幼安兄子龕等夜歸元帝以為武州刺史封枝江縣侯令隨領軍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景遁加侍中進爵為公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景敗崩入據臺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江州刺史是月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達於秦郡王僧辯令崩赴援陳武帝亦自歐陽來會元建衆却崩因縱兵大破之元建遁時元帝執王琳於江陵琳長史陸納等於長沙及元帝徵崩與王僧辯討之及納等戰于車

輪大敗之後納等降崩又與王僧辯西討平武陵王於
硤石旋鎮遘疾卒謚曰武崩兄弟九人兄嵩岑嶷岌獻
岸及弟從幼安並知名

岸字公衡太清中與崩隨岳陽王詧攻荊州同歸元帝
帝以為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岸請以五百騎襲襄
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詧夜知其師掩襲陽以岸等
襲陽豪帥於是夜遁歸襄陽岸等知詧至遂奔其兄南
陽太守獻於廣平詧遣將尹正薛暉等攻拔之獲獻岸

等并其母妻子女並斬於襄陽北門。答母龔保林數岸於衆岸曰：「老婢教汝兒殺汝叔，乃枉殺忠良。」答命拔其舌，嚙殺而烹之，盡誅諸杜宗族親者。幼弱下蠶室，又發其墳墓，燒其骸骨灰而揚之，并以為漆髒及建鄴平。兄弟發安寧陵，焚之以報漆髒之酷。元帝亦不責也。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與兄翦同歸。元帝帝以為西荊州刺史，封華容縣侯。與王僧辯討河東王，讐於長沙平之。又令助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大破景，將任

約斬其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威方等仍進軍大舉漢口別攻拔武昌景度蘆洲上流以壓文盛幼安與衆軍大敗之會景密遣騎襲陷郢州執刺史方諸人情大駭文盛由漢口遁歸衆軍大敗幼安降景景以其多反覆殺之

龔岑之子也少驍勇善用兵與諸父歸元帝帝以為郢州刺史封中盧縣侯與王僧辯討平河東王譽又隨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陷郢州西上將至乃

與僧辯等守巴陵景至圍之數旬不剋而遁遷太府卿
定州刺史及衆軍至姑孰景將侯子鑒逆戰龕與陳武
帝王琳等擊之大敗子鑒遂至石頭景親會戰龕與衆
軍大破之論功為東揚州刺史又與王僧辯降陸
納平武陵王及魏平江陵後齊納貞陽侯明以紹梁嗣
以龕為震州刺史吳興太守遷南豫州刺史封溧陽縣
侯又加散騎常侍鎮南大將軍龕僧辯壻也始為吳興
太守以陳武帝既非素貴及為之本郡以法繩其宗門

無所縱捨武帝銜之切齒及僧辯敗龕乃據吳興以拒之頻敗陳文帝軍龕好飲酒終日恒醉勇而無略部將杜泰私通於文帝說龕降文帝龕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讐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復大敗文帝軍後杜泰降文帝龕尚醉不覺文帝遣人負出項王寺前斬之王氏因截髮出家杜氏一門覆矣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為

將帥太清二年帝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
沉米輕舸還荆稍遷岳陽內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
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剋之禽子仙又隨王僧辯
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
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羣盜平景之勲與
杜龕俱為第一恃寵縱暴於建鄴王僧辯禁之不可懼
將為亂啓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
湘州身徑上江陵陳謝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反子將

安之咸曰請死相泣而別及至帝以下吏而使廷尉卿黃羅漢太舟卿張載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繫黃羅漢殺張載載性刻為帝所信荊州疾之如讐故納等因人之欲抽其腸繫馬脚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齧割被五刑而斬之元帝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下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啓申琳無罪請復本位求為奴婢元帝乃鎖琳送時納出兵方戰會琳至僧辯

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
入城即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琳本位使
拒武陵王紀紀平授衡州刺史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
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授都督廣州刺史其友
人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
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
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為帝乎
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

禦捍若警急動靜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
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荆南政以國計如此耳膺
然其言而不敢啓故遂率其衆鎮嶺南元帝為魏圍逼
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
立梁王詡乃為元帝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
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為進趣之計時長沙蕃
王蕭韶及上游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度江頻破
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

剋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並獻馴象又使獻款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陳武帝既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張平宅乘一艦每將戰勝艦則有聲如野猪故琳戰艦以千數以野猪為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討琳仍受梁禪安都嘆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乘平輿執鉞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漏唯以周鐵武一人背恩斬之鎖安都文育置

琳所坐艦中令一閹豎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為勤王之師矣溫太真何人哉南江渠帥熊曇朗周迪懷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三將軍敗並為迪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鄴初魏剋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於齊請納莊為梁主齊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駙駘冊拜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

錄尚書事又遣中書舍人辛慤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
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
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琳侍中使
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成郡公其餘並依齊朝前
命及陳文帝立琳乃輔莊次于濡須口齊遣揚州道行
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為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
江中夜上將襲盩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
僅以身免琳兵因東下陳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

拒之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至
急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
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為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船者
皆反燒其船琳船艦潰亂兵士投水死者十二三其餘
皆棄船上岸為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
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
以莊投歷陽又送壽陽琳尋與莊同入齊齊孝昭帝遣
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

南僖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壻也
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左丞盧潛率兵
應赴沉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齊孝昭賜琳璽
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從乃除琳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秩蕪
給饒吹琳水陸戒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
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
非被召還鄴齊武成置而不問除滄州刺史後以琳為

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數升汁落地化為血蠕動有龍出於門外之地雲霧起晝晦會陳將吳明徹寇齊齊帝敕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為經畧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牛斗分太白已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齊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肥水灌城而

齊將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為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至號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於市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以朝市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間表忠貞之迹故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

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胄沂川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藩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寔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修而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邁萇弘之青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已忘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萬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

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瑒早造末僚預參下席
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
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
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芻蕘竊亦有心琳經莅
壽陽頗存遺愛曾游江右非無舊德比肩東閣之吏繼
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修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
土之驚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
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肥川而建塋

域叔孫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
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
昧死陳祈伏待刑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
首並為啓陳主而許之仍與開府主簿劉韶慧等持其
首還於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
乃間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智勝等五人密
送喪柩達於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
開府錄尚書事謚曰忠武王葬給輜輶車琳體貌閑雅

立髮委地喜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軍府
佐史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
心少為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齊
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為陳軍所執吳明徹欲
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並相資給明徹
由此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為
之歔歔流泣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
無以加焉琳十七子長子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

常侍第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
渝州刺史

張彪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或云左衛將軍衡州
刺史蘭欽外弟也少亡命在若邪山為盜頗有部曲臨
城公大連出牧東揚州彪率所領客焉始為防閭後為
中兵參軍禮遇甚厚及侯景將宋子仙攻下東揚州復
為子仙所知後去子仙還入若邪義舉征子仙不捷仍
走向剡趙伯超兄子稜為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懷

異心僞就彪計請酒為盟引刀子披心出血自歎彪信之亦取刀刺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按之望入彪心刀斜傷得不深稜重取刀刺彪頭面被傷頓絕稜謂已死因出外告彪諸將言已殺訖欲與求富貴彪左右韓武入視彪已薤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與手於是武遂誅稜彪不死復奉表元帝帝甚嘉之及侯景平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為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踐位為東揚州刺史并給鼓吹室富於財晝夜樂聲不

息剡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岐居守會僧
辯見害彪不自展拔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
乃遣沈泰吳寶真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岐
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
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寺
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
彪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
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

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却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蒨劫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為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劫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

死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為語曰功名未立猶望
鬼道相逢却不能生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
蒼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
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為家主楊便改啼為笑欣然意悅
請昭達殯彪喪墳冢既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叫不甯
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
暫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
慟絕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為尼後陳

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垂死積火
溫燎乃蘓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邪興於若邪終於
若邪及妻犬皆為時所重異楊氏天水人散騎常侍暉
之女也有容貌先為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為彪所納彪
友人吳中陸山才嗟泰等翻背刊吳閭門為詩一絕曰
田橫感義士韓王報主臣若為留意氣持寄禹川人

論曰忠義之道安有常哉善言者不必能行蹈之者恒
在所忽江子一胡僧祐太清之季名宦蓋微江則自致

亡軀胡亦期之殞命然則貞勁之節歲寒自有性也文
盛克終有鮮詩人得所誠焉子春戰乃先鳴幽通有助
及乎梁州之敗而以濯足為尤杜氏終致覆亡亦云圖
墓之咎吉凶之兆二者豈易知乎王琳亂朝忠節志雪
仇耻然天方相陳義難弘濟斯則大厦落構豈一木所
能支也張彪一遇何懷死而後已唯妻及犬義悲感人
記傳所陳何以加此異乎

南史卷六十四

南史卷六十四考證

江子一傳字元亮○亮梁書作貞

帝怒亦歇○歇一本作止

胡僧祐傳以大通三年避介朱氏之難歸梁○梁書作
以大通二年歸國

徐文盛傳文盛深德景遂私通信使都無戰心○私閣
本作密

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處得降○處梁書作遽

杜翦傳太清三年○三梁書作二

王琳傳有龍出於門外之地○地一本作池

張彪傳彪後至泰等反與岐迎陳文帝入城○迎監本
誤後今改从陳書

南史卷六十四考證